學規類編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規類編

(三)

張伯行纂

學規類編卷之十六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治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張子曰。世儒之學。正惟灑埽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

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薛文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眞儒矣

克己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

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卻悔、此是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埽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卻生悔、

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己。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卻云以心克治。莫賸卻以心兩字否。曰。克治。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

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薛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羅整庵曰。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不逮。蓋有之矣。苟未嘗眞知禮之爲禮。有能不遠而復者。不亦鮮乎。　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閒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改過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駟馬。如斡磨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那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體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雜論處心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麤。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且須立箇麤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腳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汎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方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豫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

閒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麤。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衆矣。可不戒哉。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麤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問事有最

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奥。是紛亂時隱。是隱奥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惜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氏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

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歡戚之有。ㄎ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　嘗觀山勢高峻

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還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輳者。元氣至此畜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鼈不留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識量大。則毀譽歡戚。不足以動其中。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胡敬齋曰。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麤。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棄之則愚。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

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諂諛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者、亦非君子。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日積。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羅整庵曰。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卽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合義。則天理周流而無閒。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時宜用剛而剛。時宜用柔而柔。只是大體如此。須知剛之用、不可無柔。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剛。或足以致悔。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吝。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七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亡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衞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閒焉。有

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止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腳。與他推。推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己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

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卻不可不察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知人之雖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靑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渙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

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卻一分人欲。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閒。鮮不爲利矣。非持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遵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閒。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

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西山眞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

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薛文清曰。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恃勢。直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所惑、而易其所守。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礹砆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天下事、以私心爲之亦私。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

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地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論出處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

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教是。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薛文清曰。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

可復者。

學規類編卷之十八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

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汝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子之學。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苦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

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邮。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閒抵虛、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

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大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

胡敬齋曰。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奸僞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列子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不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躭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尙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督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

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閒。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計較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卻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須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阮子祭酒

哀壤。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尙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梁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淸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淸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挹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競相慕效。專事淸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淸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淸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淸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淸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淸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淸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趣、及義理麤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械縢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自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胡敬齋曰。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墨子

程子曰。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抵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

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有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帥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志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返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得之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卻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浮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揚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

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世之譏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閒。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天理閒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元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卻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或問易與太元、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元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元卦八十一。太元摹倣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元亦得。但無用耳。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

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其摹倣假竊之計。則不維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麤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

宜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像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麤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實。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勉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

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原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作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

羅整庵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

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卻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

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文。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腳淺。然卻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卻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卻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敍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顚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胡敬齋曰。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爲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

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功利爲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眞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爲政。只被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

羅整庵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顚倒謬戾。一至於此。尙何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歐陽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縣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答汪尙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關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其心固有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

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羅整庵曰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

學規類編卷之十九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敍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

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尙爲知所考信耶。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稾。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毫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麤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敍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

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温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卻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温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竝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或謂温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温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問温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

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温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温公卻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温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温公義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三）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温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

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講。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

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悞矣。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綱目於無正統處。竝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

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寘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獲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泯天下之筆乎。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

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恩恩。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倖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

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竇胸中。卻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籠拈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

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賓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邀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羅整庵曰。科舉取士。惟尙詞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鄙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哉。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

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飮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麤。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閒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作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眞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齊梁閒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

怪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倡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衞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侯。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愔之語。懍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

薛文清曰。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凡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許魯齋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自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凡作文。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也。　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卻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董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卽今人讀書記徧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

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議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

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麤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詔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置而逆賓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

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基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崚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尙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

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靑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衰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衰做將去。

魯齋許氏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

著眼目。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辭文清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燦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詞言語。然後謂之文哉。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

羅整庵曰。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象象之辭特奇。然皆實理。無一字無著落。故曰易奇而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

程子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治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者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禮則裕。從欲惟一作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愼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眞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

執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鎗鼈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埽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攘之間。羣動俱閼。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

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懍懍而瘝恫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册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思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薛文清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愼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鞏妄應

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騖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翦。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曷從。降自衆人。人有舛駮。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爲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愚庸。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又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教。明炳其眞。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

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眞。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顚末既陳。期守勿失。

愼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遏。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

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靡平靡燭。斁紀瘝官。齎痛飲毒。譬火銷膏。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簡册。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識。敬勖我人。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棲。井湮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深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張子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楊龜山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入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牆於羹。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煥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緜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愼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浮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孰玉奉盈。須臾顚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於爲。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澈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笑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懍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眞。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貳。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闇焉沈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厥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絿。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愿。靡詭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徽。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辭文清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蟊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祗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旣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縻。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醨。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眇眇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頤。勿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體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顧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

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閒毫髮。靡懈頃刻。於茲卷舒。於茲語默。憶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軌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卽。豈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勖無斁。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夕孳孳。顧此彝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羲。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筮仕。屢擢屢陞。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歷歷。持鐸教尊。剖符民輯。溥彼旬宣。江漢是式。允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詔。縣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繄公之賢。惟恆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敬。匪曰高山。恆齋是仰。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之雜揉。紛虛僞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聽言動。敬以主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作。靡敢怠墮。窒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胡敬齋進學齋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橱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弊勿已。永鑒斯銘。